**2023年6月杂志速递**

**《南方人物周刊》 2023年第753期内容简介**

 

# 文化：

# 一个历史学家遭遇心灵枯竭之后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琳玲 日期： 2023-05-19

#### 历史学家的心灵枯竭

2002年左右，43岁的李开元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

当时，他已接替老师、日本史学大家西嶋定生的教席，在日本就实大学担任人文科部教授，并在两年前出版了学术代表作——《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该书于2023年出版了增订版）。

这部倾注了他十多年心血的史学著作，在严密考证和深入论证的基础上，增添统计和数据库的方法，追踪从秦末到汉武帝末年120年间的新兴军事政治集团，在历史过程中考察他们如何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军功受益阶层”一说。这一概念为汉史乃至此后两千年中华帝国的王朝更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颇具穿透力的研究视角。该书一经出版，在中日史学界获得普遍好评，历经20年仍被视作秦汉史领域的力作。他当时设想沿着既有路径，以整个西汉王朝为对象，为两千年中华帝国史建立一个经典的解释模式。

此时，李开元却隐隐觉得自己的心智出了状况。

“我当时感觉到自己和活生生的历史、活生生的人越来越远了。”那些历史上鲜活生动的人物，都变成了一个个数字，或者曲面上的一个个点。数据、材料、图表论述、概念，这越来越像是一种逻辑的游戏。不安和怀疑滋长，他失去了继续做研究的动力和激情，“就觉得不对，不能这么下去。”

他尝试转向历史哲学。自少年时代起，他就喜欢理论，尤其佩服英国哲学家罗素和他的《数学原理》。于是他“异想天开”，想写一本《历史学原理》。“很可怕，当时整个人完全陷落到那种非常抽象的哲学思维里面去了，思考像‘历史学第一个时间是什么’这种问题。后来才知道，凡是思考这个问题、与时间为伍的都没有好下场。”

努力以“惨烈失败”告终。其间他也完成了几篇历史哲学方面的文章，投给学术期刊后，多被退了回来，“编审们不知道你到底在写些什么。”他很不甘心，改用一种轻松调侃的语言把这些思考重新写出来，发在自己的博客上，然而关注、阅读的人也寥寥。

最终点醒他的，是他的导师、历史学大家田余庆先生。

一次，李开元回母校看望田庆余。田先生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如实汇报，说自己正在写《历史学原理》，在思考“历史学的时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田先生听罢，慢悠悠地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他随后讲了胡适晚年把全部精力投入《水经注》，一做就是十几年，一心想搞清楚清代的学术公案——戴震、赵一清和全祖望到底是谁抄袭了谁。“他说，如果胡适晚年不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上面，可能会有更大的成就。”

“田先生说话是很含蓄的，他其实是在敲打我，说我再这么下去，可能是走了歪路。”

他逐渐清醒过来。刚好这个时候，他的人生也处在谷底，先是大病一场，然后回国任教的计划也遇到波折，他一个人在遥远的日本乡下居住，事业、生活方方面面都不太顺心。苦闷中，他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次重新回顾。

他问自己当年考进历史系是想做什么？——“高考恢复后进了北大，我是决心来学习当司马迁的。”等迈进大门，他才明白：原来历史系并不培养司马迁，而历史学者也不写历史。

# 无边空间中的星星丨逝者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炫悦 日期： 2023-05-19

2023年1月7日晚，长江两岸雾霭沉沉，一轮大而圆的橙色月亮悬在半空。大哥打来电话，泣不成声：“爸爸走了，8点56分，很安详。”此前，父亲感染新冠病毒后已昏迷15天，终于还是去了。

父亲是一名中学政治老师。高中生大多对政治课兴趣不大，听讲主要为了应付考试。父亲并不在意，课堂上他声音洪亮、板书方正有力，讲起国内外形势格外投入。同学们对此记忆犹新。

1991年春节，父亲自撰春联：讲台三尺议中论西激浊扬清；粉笔一支评今批古存真去伪。横批：乐在其中。

1990年代末父亲退休，来武汉与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多起来。我儿子小时候学围棋，多由他接送，之后他又随我们在汤逊湖华师一附中陪读一年多。每到一地，买菜做饭之外的闲暇时光，买书看书是他最喜欢做的事。

六年前母亲先走了，父亲倍感孤寂，之后陪伴他最多的是《书屋》杂志和央视“戏曲频道”。

2022年11月20日，我最后一次回家看他，我们一起看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他看得咯咯笑，站起来挥舞手臂大声说：“这个片子是讲工人与机器、资本与剥削……”

那一刻，他身上的光彩仿佛又回到了三尺讲台。我望着父亲苍老的容颜，一股莫名的伤感涌上心头。我想起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

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发现了母亲用丝巾包裹的信件，是父亲1958年至1962年在华中师范学院读书时寄回的家书，共77封。打开这些尘封六十多年的纸页，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

父亲1936年出生在武汉青山镇，家族创办、经营“张义茂商行”，生产销售麻烘糕等特色糕点，有一兄一妹，其兄早年投身革命。1950年代初，父亲随兄在大冶专区开展公私合营工作，1953年行至鄂南小城蒲圻，与母亲相识。两人因都喜欢读书、热爱文学而相恋，父亲决意留下。

在母亲的鼓励下，父亲放弃工作回汉口补习，1958年考取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后转入中文系。父亲在信中写道：“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1962年7月，父亲在最后一封来信里写：“9月底听候分配。”

后来呢？后来我成了父亲最宠爱的小女儿，因为父亲终于回到我们身边已经是近十年以后，我家兄妹四个，那时哥哥姐姐们已经长大。1963年之后的近十年时间，父亲是在阳逻乡村小学度过的，关于那些日子我一无所知。

然而爱是不会忘记的。2008年初的一个冬夜，我陪父母在中南剧场看话剧《红与黑》，演出结束，我们走出剧场，天空飘着雪花。父母相携走在雪地里，兴奋地低声交谈，雪花落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

历经跌打滚爬生死劫难，生命之刃依然若新发于硎，谈何容易。正如沈从文所写：“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

又是一个月圆之夜。窗外，可以望见嵌在天幕的几颗星星。我出神地凝视着那些美丽的星星，它们像一个人的眼睛，带着深深的关心望着我。

**《读者》 2023年第6期内容简介**

 

**文苑：**

# **有雾的春晨**

很浓很浓的雾，椰林大道上划不开的宁谧。我喜欢这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喜欢独自坐着，静静地看你醒来，你的睡姿很美，在雾中。

你和我都是秉承着宇宙之无限爱的生命。虽然你是花，我是人，但在那无限之爱的面前，你我都是需要爱才得以滋长的生命。所以，我一直知道，知道你和我一样地热爱着生命。你努力地挣出枝头，愉快地开放，不就是为了感谢那无限之爱的赋予？有时候，我很感动，也很惭愧。感动的是，你对生命的执着与热爱；惭愧的是，我时常因许多浮浅的干扰而忘却了去踏实地成长与肯定。我不如你的专心，你的耐性。我时常拿你来舒服自己的视觉，而忘了去思索你最深切的内涵，以及无数次你对我的提醒。我曾经惋惜于你生命之短暂，却忘了你的一季就等于我的一生。

**意林：**

# **生命如舟**

哲学家们曾把人的身体描绘成一艘船，这艘船上，只有灵魂是掌舵者；古埃及人曾说，太阳每晚乘着一只船，越过黑暗的深海，是走向日出和重生的“意识主人”，当它越过睡眠的海时，再有力量的身体也有脆弱性。

生命的航行，本就是一组完整的轮回。幼时我们在母体内的“原始海面”上早就经历过滑翔般的无意识摇摆。那么，灵魂之船成熟后，在人生和知识的云层中航行时，装载着的也许是智慧、希望、信仰、勇气。若无波涛，它宁静、超然，像小钢珠滚过冰面。但是，说不准也有风雷、潮汐和寒暑的扯动，也会遇见幻觉、疾病与绝望。

它未必总意味着撑起朝露的风帆，它也会载着压到水线的沉重货物，在月下空间里，划出一道布满涟漪的悲伤弧线。帆船、驳船、独木舟；恒河、哈得孙河、多瑙河……哲学家还说，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但是，鱼和船可不可以？

**点滴：**

# **生命的多层面**

你必须了解生命存在于许多层面。当我们处于某一个经验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无论它是什么，对我们就不成为现实。举个例子，对你来说，太阳在早上升起，就有了光明；太阳在晚上落山，就有了黑暗。这是你的现实。但对很多动物而言，比如猫头鹰，太阳在早上升起的时候，那是黑暗；太阳在晚上落山的时候，那就是光明。

如果你跟这只猫头鹰坐在一起，争论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你就是在白费力气。因为你的感知跟它的感知处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你要打破自己现有层面的现实，转化到生命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